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類存目一二

1 2
130
8

1330
8

東京學校圖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三

經部十三

書類存目一

書古文訓十六卷 內府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號艮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年甫十七卽從荊南帥辟寫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爲薛常州

支那錢物所有

未之詳也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
以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
人見其書蹟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川得漆書
古文尚書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
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
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
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稱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
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
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
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
恕作汗簡所引有古尚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
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刻版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
宗得古本尚書改雲夢土作乂爲雲土夢作乂均
不言所自晁公武讀書志稱古文尚書呂大防得
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
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
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

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尚書戮作翕誓作斮則唐初卽有此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寖譌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隋志稱晉世祕書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尚書已亡元宗時何以仍在祕府惟魏江式論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尚有傳本然經典釋文敘錄稱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卽出此元宗祕府所藏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

宋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筆畫改爲今體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爲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書疑九卷 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顧炎武日知錄稱爲元儒王柏考柏以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炎武偶誤也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基黃榦弟子榦又朱子壻也故托克托等脩宋史以朱子之故列柏於道學傳中然柏之學名出朱子實則師心與朱子之謹嚴絕異此其辨論尚書之文也尚書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見朱子語錄併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改定洪範自龔鼎臣始見所作東原錄改定武成自劉敞始見七經小傳其併全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始考漢書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奉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脫字數十云云此言脫簡之始也然向既校知脫簡自必一一改正必不聽其仍前錯亂又惟言酒誥脫簡二則其餘併無脫簡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顛倒且一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則必無全脫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餘字之中亦必無簡首恰得句首簡尾恰得句尾無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柏作是書乃動以脫簡爲辭臆爲移補其併舜典於堯典刪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臯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於德弗嗣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抑或爲他書所載如鬻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案鬻子所述帝王遺語今本不載見賈誼新書所引）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爲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論語孟子可據也至於堯典臯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

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疎密茫無一定也其爲師心杜撰竄亂聖經已不辨而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又信泰誓序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焰既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紂猶諸侯後世曲爲覆護反生荆棘又謂大誥當王貽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難諉之於定數是排斥

漢儒不已併集矣於經文矣豈濂洛關閩諸儒立言垂教之本旨哉托克托等脩宋史乃與其詩疑之說竝特錄於本傳以爲美談何其寡識之甚乎

古洪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賀成大撰成大字季常爵里未詳其自序以爲洪範自三八政以下紊亂無次因援朱子大學分經傳之例每疇以禹之言爲經以箕子之言爲傳如五行一曰水至五日土此禹之經也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此箕子之傳也五事一曰貌至五曰

思爲禹之經貌曰恭至睿作聖爲箕子之傳三八
政一曰食至八曰師爲經而移惟辟作福至民用
僭忒爲傳五紀一曰歲至五曰歷數爲經而以王
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傳五皇極則以皇建其有
極一句爲經而以惟皇作極無偏無陂至以爲天
下王爲傳三德則以一曰正直至三曰柔克爲經
而以平康正直至高明柔克爲傳稽疑則以擇建
立卜筮人至衍忒爲經而以立時人作卜筮至用
作凶爲傳庶徵則以曰雨至曰時爲經而以五者
來備至恆風若爲傳五福則以一曰壽至五曰考
終命爲經而移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爲傳六
極則以一曰凶短折至六曰弱爲經而移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爲傳顛
倒錯亂純出臆斷而自以爲古洪範自伏生以後
傳授歷歷可考何處有此古本乎

定正洪範二卷內府藏本

元胡一中撰一中字允文諸暨人官紹興路參軍是編因王柏文及翁吳澄三家改定洪範之本而以己意參酌之首為圖說次考訂經文次為雜說案河圖洛書名見繫辭不云有關於洪範漢書五行志始載劉歆之言稱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於是洛書始合於洪範然猶未及河圖一中又因歆有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之文遂以河圖洛書併合於洪範而又參以陳摶先天之說所列二十八圖大抵支離破碎至於無偏無黨亦以五行生尅立論尤為無理其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沿用劉牧之說於彼法之中自生轇轕猶其小焉者矣且說既穿鑿理多窒礙乃於必不可通者更遁為錯簡之說以巧飾其謬遂割裂舊文強分經傳移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為第四節第五章之傳移無偏無陂以下五十六字於皇建其有極句下為五章之經移斂時五福以下割裂其文為九章之傳其餘亦多移彼綴此臆為顛倒並據吳澄之說改而康而色句

爲而康而甯改是舜是訓句爲是舜是倫則併其
字而竄易之考尚書正義載漢書五行志以初一
曰五行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孔安國則以爲禹
所第敘劉向以爲範背先有三十八字劉歆以爲
先有二十字孔穎達已均謂其無據其以一五行
以下爲箕子所演則諸家竝同絕無逐章各有經
傳之說一中欲仿朱子考定大學孝經之例强爲
分別既已無稽且一中既稱一行十三字何以於
庶民錫汝保極以七字而錯一簡五皇極曰皇建
其有極以九字而錯一簡曰王省惟歲以下復以
八十七字錯一簡也龔明之中吳紀聞載北宋余
壽嘗上書請移洪範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
於四五紀一節之下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是前
此已嘗論定矣何一中又祖其說耶

尚書旁注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注圖說已著錄是編以尚
書本文大書正行以訓釋字義者細書於旁閒有
疏明大旨者又別作一行書之蓋鄉塾課蒙之本

不足以言詁經也梅文鼎序謂升有四書五經旁注明嘉靖閒程聞禮爲重鋟止存易詩書三種餘皆散佚

國朝康熙五十年石城蔡壑再爲鋟版以行近坊肆五經旁訓之本實倡始於升經學至此而極陋又出朱申句解下矣

書義卓躍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盧陵陳雅言撰案經義考載鄒緝所作墓表稱雅言永豐人盧陵蓋舉其郡名又卷首彭勗序稱鄉先生雅言陳公似乎雅言其字也舊本又作元人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其洪武中薦舉不起後領永豐教事以終墓表稱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窺中庸類編書義卓躍行於世今其他書未見此書則殊無可觀蓋元代以經義取士遂有擬題之書以便剽竊此書蓋亦其一故每段必以此題二字冠首所論亦皆作文之法於經旨無所發明楊士奇跋亦稱其專爲科舉設云

書傳通釋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彭勗撰勗字祖期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卷首備列四代譜系圖及定時成歲七政五辰璿璣玉衡河洛九疇聲音律呂五服九州等圖編內於蔡傳之下摘錄諸儒舊說閒於篇題之後加以案語總論一篇大旨率皆陳因之談觀其自敘蓋節錄永樂中書經大全爲之考陸容菽園雜記曰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永樂閒纂脩四書五經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異集注背馳者當刪正自爲一書欲繼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云云則勗於四書五經大全均有刪定之本此特其一種耳夫大全之謬在於偏主一家之說荒棄古來之經義勗更以其偏主爲未堅必鋤盡異同而後已門戶之見尤爲深固史稱勗官建甯教授時疏請春秋祭朱子黜其子孫徭役又辦尊賢堂祀胡安國蔡沈眞德秀蓋尊信至深所以欲盡廢漢唐舊詁云

尚書直指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義考曰是書徐文肅爲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未署名其後中瑞錢能從宮中攜出遂鏤版於時錢溥劉宣序之童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曹侍郎溶家見之因爲標出云云則此書乃徐善述撰也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太子時簡爲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左贊善時宮僚多被罪善述亦坐累死洪熙初贈太子少保謚文肅事蹟附見明史鄒濟傳其書纂括蔡傳大義已漸類後來講章於蔡傳得失未嘗糾定又所纂之注亦時有時無如禹貢注震澤而不注三江注王屋而不注太行恆山顧命注大訓而不注赤刀琬琰之類不應罣漏至此意剖劂之時並注脫去能本內官姑借刊書噸名未嘗一爲校正歟

書經提要 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章陬撰陬字仲寅黃巖人正統丙辰進士官禮部主事是編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釋經

之要故分爲四類每類又各分細目繫以圖說自序謂見於蔡傳者不複出然其圖皆從諸書採錄其說亦多襲取陳言無所考辨召誥士中說一條引周禮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謂蔡傳所引王氏之說誤爲景朝多陽景夕多陰今案蔡傳祇以多風誤爲多陽未嘗誤爲景夕多陰或所見與今刊本不同耶

書傳洪範考疑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世忠撰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延綏巡撫僉都御史是書取蔡沈所釋洪範有疑於心者略爲考正大旨歸本於治法立意未嘗不善然如以六三德爲馭臣之法以剛克柔克爲恩威之義用張景之說尚爲可通以禹貢金之類解五行已覺附會至五福六極皆指刑賞而言以保全愛養不使短折爲壽之之法以殺戮勦絕不使得壽爲凶短折之法則牽強太甚矣

禹貢詳略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啟蒙意見已著錄邦奇

學有原本著作甚富而此書訓釋淺近惟言擬題揣摩之法所附歌訣圖考亦極鄙陋前有邦奇自爲小引云略者爲吾家初學子弟也復講說者舉業也詳釋之者使之進而有所考也後有薊門歐思誠跋述邦奇之言亦曰特以教吾子弟非敢傳之人人則是書本鄉塾私課之本思誠刻之轉爲邦奇累矣至每州之下各加每州之域四字參於經文之中尤乖體例邦奇必不如是之妄或亦思誠校刊之時移其行款也朱彝尊經義考載邦奇書說一卷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其卷數則相同或卽因此書而傳譌歟

尚書說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乃其與門人論書之說詮次成帙與蔡傳間有出入如以舜典在璇璣玉衡爲北斗以武成非錯簡之類改從古說異乎蔡傳者也以洪範爲洛書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證三代不改月之類沿襲誤解仍同乎蔡傳者也大抵推尋文句雖間有闡發亦皆以私意揣摩如謂堯典仲夏稱日永仲冬不稱宵永爲

扶陽抑陰之義以書序君奭不悅爲不悅仕進是果經意乎其言禹貢水土之序及五服之遠近亦皆臆度之辭無典據也

書經旨略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王大用撰大用字時行號檗谷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是編不載經文惟推闡傳注之意載某段某句宜對看某段某句宜串看不出科舉之學而拘牽淺陋又在書義卓躍之下

尚書譜五卷編脩汪如藻家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考原已著錄鷟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作尚書考異及此書考異引據頗精核此則徒以空言詆斥無所依據如謂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國所爲實以臆斷之別無確證又謂東晉之二十五篇出於皇甫謐所爲則但據孔穎達引晉書謐傳從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語其說亦在影響之間且辭氣叫囂動輒醜詈亦非著書之體故錄其考異而是書僅存目焉

書疇彝訓一卷監察御史蕭際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字士備合肥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南京尚寶司卿移署國子監祭酒明史儒林傳附載王畿傳末稱其嘗請立東宮又極言礦稅之害為人有學行恬於宦情仕五十載家食强半清操亮節為淮西所宗在姚江末派之中為最能謹嚴不肆者是書闡發洪範九疇與易象合一之理前五條總明其理次九章分晰其旨蓋即劉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之說也

禹貢圖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曉撰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端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自總圖以下分圖者凡三十有綴以說仍載禹貢經文於後其中精核可從者胡渭禹貢錐指每徵引之然核其全書實多疎舛渭未及一一辨也

禹貢說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曉撰是編詮釋禹貢之文其中如解大野既瀦一條解揚州一條解浮于江沱潛漢一條解江漢一條皆為閻若璩潛邱劄記所取然大致多隨

文演義辭旨淺近其門人徐允錫跋稱受業於曉數月因出此帙授之曰子能了此禹貢無難矣蓋本爲舉業講授而設允錫尊其師說遂從而刊行非瞽意也

古書世學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篇以今文古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采朝鮮倭國二本以合於古本故曰古書又以豐氏自宋迄明世學古書稷爲正音慶爲續音熙爲集說道生爲考補故曰世學其序曰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使臣嫣文卿曰本使臣徐睿入貢二人皆讀書能文辭議論六經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虞書帝典至泰誓而止又笑吾先王徐市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僞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汨作紀四凶之過九共紀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績之事棄飫紀后稷種植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八中國

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搜檢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六一翁謂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歟固請訂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泰誓武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僅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之遺雋云又曰梁姚方興妄分堯典舜典爲二篇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鴻都石經魏三體石經合爲一篇止名堯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總作帝典與子思大學合王魯齋王深寧皆以爲最是今從之考補云

姚方興本齊篡主蕭道成之臣僞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於建武二年上之後事篡主蕭衍以罪見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徵子而止後附洪範一篇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釋書經先曾祖通奉府君與楊文懿公皆嘗錄得以藏於家顧炎武日知錄曰案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

已有是說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眞有其事哉曰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祀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也禹貢以導山導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

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柰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歟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其辨可謂明矣今考明英宗實錄正統六年無此二國使臣之名則其爲子虛烏有已可不辨又朝鮮今爲外藩其書不異於中國絕無箕子本之說日本所刻七經孟子考文其書爲中國所佚者惟孔安國孝經傳皇侃論語義疏而孝經傳山井鼎等又自

言其僞至其尚書則一一與中國注疏本同不過字句偶異耳然則朝鮮本倭國本者何自來哉是又不待證以篇章字句而後知其妄也

書經直解十三卷 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忠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爲萬歷初進講所作時神宗幼沖故譯以常言取其易解吳澄草廬集中所載經筵講義體亦如是也

書經說意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偉撰偉號虹野吳江人嘉靖壬子舉人是書分節總論大旨不出講章之習所標某句截某句斷者尤陋案朱彝尊經義考有杜氏偉尚書說意不著卷數注云未見考偉本姓杜少育於沈漢家因冒其姓後乃歸宗此書蓋其未復姓時所著故仍題沈姓彝尊所載則據其後而言之也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申時行撰時行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壬

戊進士第一官至大學士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時行官翰林直日講時所進其說皆恪守蔡傳務取淺近易明考徐允錫作鄭曉禹貢說跋云嘗屬徐瑤泉作虞商周書說以補所未備徐瑤泉者即謂時行蓋時行初冒徐姓允錫跋作於隆慶二年時猶未復姓也據其所言時行蓋深於尚書者然其書說竟不及成惟此編存於世云

禹貢山川郡邑考四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鑑撰鑑字汝明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卿事蹟附見明史邵寶傳其書以禹貢水道爲主每條用水名標目而歷引諸書所載源流分合於下其名爲經文所無而見於蔡氏傳者竝附釋之山名亦同此例郡邑名則專取蔡傳所有者釋之然地名僅載其沿革至到山名引書亦頗略惟水道稍詳亦未爲該博朱彝尊經義考不著錄無錫縣志列鑑名於文苑傳亦不言其著有此書疑草創之稾未行於世歟

禹貢元珠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俞鯤撰鯤字之鵬嘉興人是書朱彝尊經義考
不著錄而別載其百家尚書彙解列於申時行袁
仁之後屠本畯鄒元錫之前蓋嘉隆間人也大旨
取禹貢篇蔡沈集傳刪節浮文歸於簡要於青州
濰淄二水則據毛晃禹貢指南之說謂淄入海而
以蔡傳淄入沛者爲誤亦間有考證然大致主於
詮釋文句於山川地理未能洞悉原委卷末附九
州總歌導山導水歌九州田法賦法歌九村塾記
誦之學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三

番禺徐　曙初校
南海潘繼李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

經部十四

書類存目二

書經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於經義罕所考定惟推尋文句以意說之往往穿鑿杜撰如解堯典湯湯洪水方割云湯湯如湯滾沸一般樣解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曰載字下得極妙天下事重且大矣帝王以一身擔當負荷如車

載者然可謂遊談無根矣

書帷別記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樵撰樵所著尚書日記十六卷說者稱其該洽已著於錄此書則爲科舉而作曰別記者所以別於日記也書前舊有萬歷甲申自序見朱彝尊經義考此本不載蓋偶佚之

尚書要旨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字宇泰金壇人樵之子也萬歷已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樵傳是書承樵所著尚書別記鈔撮緒言敷衍其說以備時文之用其經文較講義低二格每節惟書首尾二句亦如時文之體然

尚書辨解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八卷解伏書二十八篇後二卷辨孔書故曰辨解其解周公居東爲就管叔以兄弟之義感之解罪人斯得爲成王與太公召公誅管叔而周公不與聞他若周公稱成王爲孺子爲國史代公之辭非自周公

口出其說多與先儒異蓋敬之解經無不以私意
穿鑿亦不但此書爲然也

禹貢備遺增注二卷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胡瓚撰瓚字伯玉桐城人萬
歷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宗緒字襲參
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是書先發明禹
貢書法別爲卷首自禹敷土至西戎卽敘爲一卷
道岍及岐以下爲一卷依經附注多遵蔡氏集傳
宗緒增注則間引蔡傳原文以證其同異如謂淄

水入海不入濟考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成人伐齊
師之飲馬于淄者杜註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
北入汶鄭樵誤會其文遂據此謂濰淄之淄爲入
汶不入海固爲牽合蔡傳云淄水東入濟亦不知
通淄濟之間乃漢時事有河渠書可證也禹貢之
淄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今臨淄博興樂安至
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水道顯然此糾正之得
實者也至謂汾本西流則從蔡傳考水經注汾水
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流與東西溫谿合以

今地輿考之自汾陽至臨汾縣東皆南流自此而南西流經曲沃縣所謂故絳也由曲沃至河津榮河諸縣則皆西流蔡傳未爲明晰如是之類尚未盡正也

書傳會衷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自一卷堯典至六卷召誥題曰書傳會衷七卷洛誥以下則題曰書傳折衷篇帙相連而兩名互見莫喻其故今姑從其前名以歸畫一其說多沿襲舊文

閒自立議則又舛誤如四岳舊說皆以爲四人學佺則以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不知下文僉曰爲衆應之辭也其以三江爲松江婁江東江九江爲洞庭則皆取舊說之不可信者洪範之六三德不取鄭康成臣道之說而用孔傳亦爲寡識也

虞書箋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茅瑞徵撰瑞徵字伯符歸安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寺卿解官後自號苕上漁父又稱澹泊居士此書前有自序言南局多暇讀唐虞論

治之書輒次數語蓋卽官光祿時作也考定陵注略瑞徵官職方郎中時欲黜一副將不遂反爲所搆又御史姚永濟韓浚皆有所請託瑞徵不從遂合力排擠之去其人蓋亦錚錚者而此書所箋大抵數衍舊說無所發明如解柔遠能邇句云柔字下得最妙解惟時亮天工句云卽熙帝載意解天敘有典節云兩我字正與兩天字相應解愼乃在位句云卽愼乃有位皆膚淺不足采錄殆閒曹無事姑以遣日本無意於著書而其子漫付剞劂耳

禹貢匯疏十五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茅瑞徵撰其書前冠圖經二卷上卷二十四圖皆鄭曉原本下卷二十四圖則瑞徵所補輯也次以九州爲九卷導山導水各一卷而九州攸同至末自爲一卷又採摭大禹神怪之事爲附錄一卷書作於崇禎壬申多借以抒寫時事故其自序曰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米之畫習滄渠之岐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興樹藝之利而念杼軸之空考甸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

挈要於厎慎財賦一語疏解浩繁可一言以蔽之如必句櫛字比執今圖誌疑古山川此不離經生之耳食何益孔蔡之舊文蓋其志不在於解經也然徵引浩繁而無所斷制動引及天文分野未免泛濫至其附錄一卷盡摭雜家之言侈談靈異則非惟無與於經義亦竝無關於時事矣豈說經之體哉

尚書傳翼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鍵撰鍵字實府秀水人其時又有一陸鍵平湖人未知一人二人也是書惟敷衍蔡沈之說無所異同故曰傳翼然於集傳實無所發明其體例全似語錄亦頗不雅馴

尚書晚訂十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史維堡撰維堡字必傳金壇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工部郎中是書本名尚書集覽後更名晚訂蓋取晚年論定之意也大旨以蔡傳爲藍本惟考據典故頗引舊文不盡同於蔡傳蓋參用朱子尚書名物度數當看注疏之語也

尚書揆一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鄒期楨撰期楨字公甫無錫人萬歷中諸生江南通志儒林傳附見吳桂森傳中稱與桂森俱從高攀龍學稱雨素衣先生是書專主蔡傳而雜引諸儒之說以發明之蓋爲科舉而作書成於萬歷丙辰前有高攀龍序又有讀尚書六要其孫陞所述也

國朝康熙庚戌其門人顧宸序而刊之

尚書辨篇二十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士遴撰士遴字叔獻烏程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寺副是書大意欲襄拓漢宋諸儒而折衷以己見然博引繁稱厄言多而精理少其凡例高自標置謂從來說經非稽天之射即無病之呻葦籥指點虛實筆光開洞眞可引人心氣資人聰明其經如經星之左旋其緯如緯星之右轉無可增減無可讚宣烟霞寶氣結爲祥光瑞靄萬古執迷一旦葦籥獨見曉焉云云自古以來著述之家未有誇誕至於如是者其華而不實亦可概見

矣目錄止二十一卷而分編則爲五十八卷蓋以篇數爲子卷也

書經集傳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萬嗣達撰嗣達字孝仲涔陽人其履貫無可考自序稱天啟壬戌書於陪京序中謂雲曹簡靜蓋官南京刑部時所作書中分節講論蓋家塾課蒙之本至禹貢內雜引明代漕輓東壩諸事以便荅策九非解經之體矣

禹貢圖注 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艾南英撰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啟甲子舉人朱聿鍵僭號於福建以爲監察御史病卒於延平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則以爲殉節自經傳聞異辭莫之詳也是編以禹貢九州分繪九圖列於各州經文之前又繪五服圖列於五百里甸服一節之前後附輿地總圖據明代郡縣紀其大略採錄蔡注之簡明者爲內注有不可廢者仍錄爲外注其圖與注俱頗簡略無足以資考證南英自序亦云爲便於童蒙記誦也

禹貢合注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夏允彝撰 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長樂縣知縣遭母憂歸福王時召爲吏部主事以終制辭南都失守投水死事蹟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多證合時務指言得失又雜取水經注及諸家小說旁載山水形狀及諸奇異似乎博贍實於經義無關也

讀尚書略記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 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此書力辨攻古文者之非殊失深考其所注釋亦不過隨文敷衍在所作諸經略記之中獨爲最下

書繹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文彩撰 文彩字治文甯都人是編冠以指略十六條先儒論二十一條四十二篇亡書目次汲冢周書篇名其餘卷次一如蔡傳文彩崇信古文其注或加策論或如語錄或如時文批語無復先儒詁經之體前有其門人魏禧序推尊甚至文彩自序亦謂與門人魏叔子共處一室相與揚搉正

謬雜繁義有未盡復著爲論以補所未逮是書之成其功爲多然禧工於文章而學問則多講權略解經亦非所長也

禹貢廣覽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許胥臣撰胥臣錢塘人茲編首載九州總圖次以九州各爲一圖而經文分附於後又以導山導水南條北條分析爲圖亦各以經文附焉至九州攸同及五百里甸服諸條又分山水總敘及弼服諸名體例頗爲詳悉而經文下所引諸家注釋則粗明訓詁未足爲考證之資也

尚書講義無卷數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蔡璋撰璋字達夫無錫人是書順文敷衍無所發明即其開卷釋曰若若字作設問之如字解則大略可睹矣書凡兩冊爲明季寫本當時朱墨標識猶存疑即章之原稾云

尚書解意六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李楨辰撰楨辰字華麓任邱人是編不甚訓詁名物亦不甚闡發義理惟尋繹語意標舉章旨節

旨務使明白易曉而止蓋專爲初學而設故名以

解意云

禹貢通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橋李邵璜撰不著時代前有寶坻杜立德

序當爲

國朝人而其圖中稱北直隸稱承天府皆明人語疑

序爲立德未入

國朝以前作也立德之序頗斥據後代地理以疑蔡

傳之非乃併河源之說亦指爲不近理而璜之所

注乃與蔡傳多有異同其循傳發揮者謂之通解

其不從傳者謂之辨異每州之首及導山導水各

列爲圖自云多本之鄭曉夏允彝然其青州圖下

即駁允彝之說亦不盡用二家也是書頗有意於

考正而所學未博引據疎略視胡渭諸家不止上

下牀之別矣

尚書集解二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號退谷山東益都人世隸上林

苑籍故自稱曰北平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兵科

給事中李自成僭位受偽職爲四川防禦使入
國朝官至吏部侍郎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而是書
篤信古文與朱子獨異所解自蔡沈集傳外多采
呂祖謙書說金履祥表注許謙叢說而力斥馬融
鄭康成蓋欲尊宋學故不得不抑漢儒然宋儒解
經惟易詩春秋排擊漢學其尚書三禮實不甚異
同承澤堅持門戶又併排斥之耳然千古之是非
曷可掩也

九州山水考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是書取禹貢所載山水分類相從山
凡四十有三正導者二十有七雜見者十有六水
凡四十有二正導者九雜見者三十有三附以澤
九原隰十冠以水道會通源委皆首標其名而以
所合諸水旁行斜貫引以爲綱略似族譜世系與
地圖之式迴殊中多附論時事引明代諸人議論
事實以相證佐如水利海運之類與經義多不相
關蓋借事抒議不專爲注經設也書首標曰格致
錄卷而卷字之上缺一字未鐫其子目乃題九州

山水考上中下字蓋其格致錄中之一種刊而未
竣者耳

尚書近指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讀易大旨已著錄是書前有
自序以主敬存心爲尚書之綱領其說多標舉此
義不甚詮釋經文然蔡沈書集傳序所謂堯舜存
此心桀紂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已先
揭大旨不煩重演矣

尚書引義六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論
其大義多取後世事爲之糾正如論堯典欽明則
以闢王氏良知論舜典元德則以闢老氏元旨論
依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填郊廟樂章之
陋論象以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
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明威破
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謬論甲胄起戎見
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維艱詆朱
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爲無稽論

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緜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至謂高宗諒闇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太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斷之辭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尚書體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肅潤撰肅潤字礎日無錫人是書章分句解止於隨文生義未能有所折衷其訓禹貢三江既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又謂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荆入海於揚定是江漢爲何又生松江婁江東江出來云云則又主蘇氏岷江爲中江嶓冢爲北江豫章爲南江之說矣又云東湖未築以前江

水直注太湖是岷江嶓冢豫章三江未嘗不通震澤也考江水雖入海於揚然自古未與震澤通若如是說則京口以東皆成巨浸矣殊爲無據惟其辨九江有三頗爲詳晰差足備考耳

書經疏略六卷 江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書從注疏本以書序分冠諸篇又從古本合爲一篇列於卷首其次第與孔安國傳及鄭康成所注百篇之序俱互有異同又所載孔安國序於春秋左氏傳句闕其左氏二字解之曰傳附經左曰左傳以人號傳古無此體考左傳或曰左氏或曰左邱漢以來說者不同總爲人姓沐乃以爲左右之左殊駭視聽且謂傳以人號古無此體是併漢藝文志亦未見矣蓋沐著春秋疏略以左傳爲孔子作故於此書亦護其說耳所解多襲蔡傳其獨出己見者率多杜撰如解無逸篇則知小人之依句曰於是知小民者君子之所依賴以安也豈復成文義乎

古文尚書考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官嘉定靈壽二縣知縣行取御史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乾隆二年

賜謚清獻是書原載隴其三魚堂集中曹溶學海類編始摘錄別行大旨惟據朱子告輔廣之言以申古文尚書非僞然朱子語錄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所作只是魏晉時文字又曰孔氏書傳某疑決非安國所注恐是魏晉間人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嘗疑安國書是假書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之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譌舛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然則朱子辨古文非眞不一而足未可據輔廣所記一條遂謂他弟子所記皆非朱子語也

尚書惜陰錄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乃世沐七十二歲時作其篤信古文猶先儒之舊論

至於尊古文而排抑今文則變本而加厲矣其排抑今文惟以不全爲辭不思古文五十八篇亦不足百篇之數也其說皆因蔡傳而衍之往往支離於文外如解蒙羽其藝謂蒙多蒙昧亦要隨刊羽多禽鳥亦必翦除益稷之有勞可知夫益稷佐禹豈必在此二山且以山名一字穿鑿生義然則熊耳必多冬蟄之獸外方必爲中矩之形哉又如解厥貢惟土五色謂徐之東原乃中原正地厥土五色而赤多亦文明天闢孔子雖爲兗產實徐產

也斯文之統蓋像地靈是與經義何涉也至謂唐尚無史舜乃設史追書故曰虞書謂舜以諸侯之禮祀瞽瞍二妣竝祔正舜母繼象母一一秩之不紊大小宗無餘憾故官曰秩宗益不知其所據矣

尚書口義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懷志撰懷志字貞儒武强人康熙中左都御史謙之父也其孫自潔原跋稱爲大司空蓋其贈官然未詳何以贈工部尚書也是書於經文之內注小字以貫串之大旨悉遵蔡傳而衍以通俗之

文以便童蒙凡蔡傳所謂錯簡者俱移易經文以從之凡蔡傳所謂衍文者則徑從刪薙可謂信傳而不信經矣

禹貢正義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卣成撰卣成字得忍無錫人是書成於康熙甲寅據蔡氏集傳爲本或偶出己見又於古無稽如揚之三江則以爲錢塘江有兩源北源爲黟江西源爲太末江併錢塘而爲三梁之沱潛則以爲皆江之別源非江漢別流其說導水也於導河節

以東過洛汭爲禹過之以大陸爲去河絕遠禹從洚水取陸路到高平之處下又北接上北過洚水非自大陸又北於導濰節過三瀙至大別下南入于江接上又東禹取陸路從三瀙至大別下南入于江接上又東爲滄浪之水而轉南非自大別而南於導江節過九江至于東陵爲禹從九江取陸路至東陵下東迤北接上又東至于澧非自東陵又東於導沇水節以東出于陶邱北又東爲濟之正派下至于荷爲分流南行通泗又東北接又東正派非自荷又

東北其又北東入于海以又北爲分流北出爲沮
而合於灉以東入于海爲正派皆膠滯破碎使文
理不相貫也

舜典補亡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舜典舊無篇
首二十八字至梁姚方興始得別本於大航頭以
補之其事本屬可疑然相沿已久無可刊削之理
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奇齡堅信古文而獨不
信二典之分篇遂以爲自月正元日以下乃爲舜
典而闕其前半篇遂據史記以補之夫司馬遷書
豈可以補經卽用遷書爲補亦何可前半遷書後
半忽接以古經混合爲一奇齡以竄亂古經詆朱
子而所爲又加甚焉雖善辨者殆亦難爲之辭矣

尚書義疏無卷數 蕭芝家藏本 檢討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字千里丹陽人康熙庚午舉人
官懷集縣知縣是編亦高頭講章之類鈔本綴以
圈點其體段皆類時文

書經詳說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毋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蔡傳爲主旁引孔傳孔疏及宋元以下諸家之說以釋之雖引證頗繁然如六宗三江皆援據諸說而終以蔡傳爲主其有稍異於傳者多削而不錄如文侯之命引孔疏其下注云傳疏多與蔡傳說異故僅錄此又如費誓徂茲淮夷句引孔傳亦必注其下云徂訓往征與蔡傳異蓋篤守朱學不肖一字異同者也

禹貢牖參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是書於經文之下詳載蔡傳而並錄地理今釋以糾其誤亦間附己說然頗有攻詰未當者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一條初學記引鄭康成注漢江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後儒咸主鄭義而陸榮力攻之謂周禮職方於荆州曰其川江漢於揚州曰其川三江若江漢卽三江之二又何以一表之於荆又再表之於揚也考職方氏有曰河東曰兗州其川河沛一河沛而既

表之於兗又表之於幽陸榮又何以難之也陸榮又謂職方氏曰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苟彭蠡可以爲南江則是一水而分列於川浸蓋主李善司馬貞之注以彭蠡爲五湖之一然虞翻韋昭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皆與善及貞注不同則五湖必兼彭蠡尙未可確定亦不得執以駁三江矣

禹貢譜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澍字若霖亦或自青爲篛林金壇人康熙壬辰進士歷官給事中是書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爲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傳而參以諸家之說條理簡明頗易尋覽然多因仍舊說依違遷就不能折衷歸一與胡渭雖指蓋未可同日語也

禹貢解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晏斯盛撰斯盛有楚蒙山房易經解已著錄禹貢一篇自注疏而外無慮數十百家迫胡渭禹貢

錐指出條分縷晰辨正詳博斯盛是編大概全取
渭書而變其體例中如渭引水經注漳至斥漳縣
入河斯盛則以漢志斥漳下應劭云漳水出治北
入河蓋言漢時漳水在治北其云入河者以下流
至阜城言也漳水逕行鄴東已當入故大河若漢
時阜城以上安得有河渭據水經注濟歷琅槐縣
故城北淄入馬車瀆逕琅槐故城南故言淄濟各
自入海斯盛以漢書笛至博昌入沸師古注云沸
音子禮反孔疏引作入海誤也笛入沸不在馬車

瀆而在琅槐東之博昌界其辨別亦頗精密至其
論碣石據漢志驪成之大碣石山即今昌黎縣北
二十里所謂仙人臺天橋柱者不取王橫淪於海
中之說又謂河濟相通浮濟自陶邱而西以達於
河周以後衆川道竇至東漢時僅存滎荷澤渚之
本源故漢志云軼出滎陽北平地非禹貢職方舊
蹟不取三伏三見之說其他如冀之恆衛以恆由
恆山得名滱水出靈邱縣北高氏山與渾源州恆
山相連屬衛由惡池得名衛轉曰惡惡轉曰虖沱

即恆虖宅即衛皆因渭說而附益之導河後附歷
代徙流亦因渭之書刪繁就簡於雍之黑水欲以
打沖河當之究不協入於海之文且漫無實證又
渭不知今呼老黃河者爲宋之二股河而以爲二
股河行唐馬頰河故道斯盛亦曰二股河尋唐景
福以前馬頰河之道也則又沿渭之誤不能糾正
矣

今文尚書說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皆訂

補蔡沈書傳之闕失大抵推求於字句之閒離合
參半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不言
蓋用吳澄書纂言之例未爲無見而所附古文尚
書辨二篇不引梅鷟閻若璩的然有證之言而又
變爲古文尚書半眞半僞之說自稱年將及艾於
詩禮春秋揆成經說三十八卷夢見孔子心似別
開一竅者凡於書之眞贋一覽自明云云其亦近
於語怪矣

尚書通義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如撰苞如有周易通義已著錄是書亦仿
周易通義之例以四書成語釋之如禹貢冀州至
四海會同則曰所謂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也五
百里甸服至五百里米則曰所謂五十而貢可想
見矣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則曰此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全書皆用此例可謂附會經義矣
尚書舉隅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志遴撰志遴字掄英江西新城人雍正甲辰
舉人其書刪節蔡傳而於蔡傳後每條各以己意

附注一二語簡略殊甚蓋於舉業之中更闢捷徑
矣
書經劄記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昺撰昺有周易鈔已著錄是編爲其三經解
之二取明陳第之說謂古文尚書非僞冠以古文
今文辯盡掃諸家考證而斷以大禹謨之精一危
微咸有一德之主善克一數語謂非漢晉所能作
蓋撫近時方苞之論此明知僞實之難証又變而
蹈空以求勝也

禹貢方域考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奕瑞撰奕瑞號玉峯南豐人雍正中官福建鹽場大使其書載禹貢本文而專疏其方域界址附江河入海記河源記數篇於後前有自序謂刪撮胡渭禹貢錐指而為之故卷首自稱曰纂輯明為渭書之節本云

尚書約旨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經圖說會通已著錄是書大略墨守蔡傳依文訓義閒有與蔡傳異者亦僅鑽研語氣未能考證其失故所著凡例亦自謂未脫講章舊局至於名物典故不甚詮釋則以別撰尚書通典略也

尚書通典略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是書皆考辨尚書典故首卷力主梅書之非偽至以馬融鄭元不見古文所見皆張霸偽書而顧命銑字又以為說文本孔傳蓋猶毛奇齡之緒論其訓釋名物多據理斷制不由考證如河出崑崙信水經注五萬里之說而駁元以來探

求河源之謬不知輿圖俱在道旦并然是爲泥古而不徵今允征篇中謂日食可以推算不應馳走不知自漢以前無預知日食之術是爲知今而不稽古蓋典制之學與義理之學南轅而北轍也久矣

禹貢約義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華玉淳撰玉淳字師道號澹園金匱人是編考證禹貢山水詳略頗不畫一蓋隨事紀載未及成書之稿本也其論三江主鄭元蘇軾之說極爲有見論九江則以九江爲洞庭大抵與胡渭所見同不知九江自在潯陽古者江則名江河則名河未有以洞庭爲九江者應劭諸家不可廢且澧江已見於經而雲夢亦跨岳陽之界洞庭之說終屬未安玉淳蓋未深考耳

尚書質疑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用趙孟頫吳澄之說分今文古文爲二不爲無據惟是康誥等三篇據書語則在武王時受封據左傳則

在成王時受封先儒皆疑不能明今徑升大誥之前系亂舊第殊失謹嚴之義伏書顧命一篇孔氏古文分出康王之誥見史記周本紀馬融舊本亦見於經典釋文今以爲後人妄分於考證亦疎至於沿豐坊僞本之說改堯典爲帝典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以處孟子又以二典非虞史所作出夫子筆削曰若稽古帝堯出孔子增加尤爲臆說矣

書經參義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編

以朱子命蔡沈作書傳甫越歲而朱子亡其間未是正者頗多如集注行夏之時及歲十一月十二月之屬昭如日星而蔡傳於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及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武成惟一月之屬皆力著不改時不改月之辯是顯與朱子有異因作是書正之計經文錯互篇簡者二條錯分段落者五條錯混句讀者二條錯解文義者十二條定錯復錯者一條考蔡傳自南宋以來即多異議原非一字不刊之典然兆錫所改大抵推求字句以意窺

定未能確有考證也

尚書質疑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字震滄晚年好治春秋又自號

左畬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

賜國子監祭酒銜所著春秋大事表最爲精密其注詩

亦有可觀惟此一編較他書爲次乘其例不載經

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爲

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理臆斷不甚考證本末

如謂帝王巡狩必不能一歲而至四嶽因疑惟泰

山爲天子親至餘皆不至其地引泰山獨有明堂

爲證且稱華山恆山衡山久在晉楚境內若有明

堂而爲晉楚所毀列國宜何如問罪春秋宜何如

大書特書夫春秋明例承告乃書二百四十年中

未有以毀某來告者也安得以春秋不書毀爲本

無明堂之證晉不奉正朔春秋凡載晉事傳與經

用夏正楚僭稱王號孰問其罪又安得以春秋無書

毀明堂者爲本無明堂之證乎古文尚書晉時乃

出棟高既確信危微精一數語斷其必眞案危微精一數語實荀子所載云出道經乃獨以兩階干羽一事爲劉歆竄入主名確鑿此出何典記也山海經本不足信蔡傳引其怪說以注禹貢自是一失棟高駁之是也至謂爲劉歆所僞作則禹本記山海經之名先見於史記大宛傳贊亦歆所竄入歟周代諸侯所以能知其名者賴春秋傳耳夏商年遠文略靡得而徵乃謂夏商不封建同姓考史記夏本紀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云云則夏代分封史有明證烏得遽斷其無如以不見於書而斷之則今文惟有齊呂伋魯伯禽晉文侯秦穆公古文惟有蔡仲耳周公封魯召公封燕書且無明文矣他如論堯舜禹非同姓論商周改時改月論亂臣十人中有膠鬲論洪範不本河圖洛書論微子面縛而又左牽羊右把茅論周公未曾居攝亦皆前人之舊論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棟高窮經之功春秋爲最而書則用力

差少人各有所短長不必曲爲之諱也

書經提要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鐸撰鐸有易經提要錄已著錄是書體例亦不錄經文但標舉字句雜采諸家之說而以己意融貫之然大抵推求文義之學如王心敬以曰若稽古一句爲孔子所加至爲無理而鐸曰其說可從殊乏考訂他如解大禹謨曰堯曰大哉堯之爲君舜曰大哉舜有大焉舜繼堯稱大舜禹繼舜故亦稱大禹然則大禹謨之作在論語孟子後乎

尚書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字冠雲號果堂吳江人嘗預脩三禮及一統志議敘九品官是編所解自堯典至禹貢僅數十則而往往失之好異如謂禹時交州本屬荆梁胡渭禹貢錐指以九州大略不踰五嶺者非是蓋沿閻若璩潛邱劄記之說然潛邱劄記精核者多惟此條則過泥通典今姑以禹貢經文求之自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荒服每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凡五千里自孔鄭諸儒無有異辭者也經

稱荆及衡陽惟荆州通典稱衡陽郡去洛陽二千七百六十八里以南北兩面計之已逾於五千里至稱荆州之域兼有零陵江華桂陽連山諸郡又稱零陵去洛陽三千五十五里江華去洛陽三千五百八十里桂陽去洛陽三千五十七里連山去洛陽三千五百八十九里則荆州南域已逾千里有奇恐經所云衡山之陽未必遼闊如此禹貢雖指謂騎田嶺北爲桂陽嶺南爲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荆域其駁正最爲允協必反其說已爲非是乃更謂荆州之域直統交趾則距洛陽凡七千二百二十五里較經文荒服里數三倍過之甯有是事乎至引後漢書爲證尤屬牽合考獻帝本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引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幷州以其郡國幷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幷爲雍州省交州幷荆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益雍據此則當時特復禹貢九州之名非謂漢之疆域即禹疆域又安得以後證前耶其他附會遊移之說往往類此蓋形長

於三禮而尚書非其所精又務欲求勝於胡渭故糾紛至是不足爲據也

心園書經知新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兆奎撰兆奎平湖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亥兆奎年七十三矣大旨以蔡沈集傳爲本而時參己見故曰知新如解堯典命羲和數節則謂後世日晷爲定分至之要而舉南北極及歲周歲差之法皆以爲不足信解禹貢則謂黑水非有二水因九江三江未盡入海上流泛濫溢出於西謂漢枝分於大別入江其正流爲北江在彭蠡之北江枝分會於彭蠡其正流爲中江在彭蠡之南他如涇屬渭汭條下訾周禮職方爲後來雜湊之書於甘誓條下訾禮記曾子問一篇率多不經於伊訓論三年之喪訾儀禮喪服之經及禮記爲非說六律則謂古無六呂及隔八相生其國語褚郊宗祖報左傳弭澆管蔡之事皆訾爲謬說大抵不信古經自以意斷惟篤信梅賾古文故卷末附古今文辯謂秦焚民間詩書其博士所職漢初猶有全書又謂

蔡邕書石經即全古文蓋取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辭之說重爲申衍不知漢時古經果完何以立於學官者僅伏生所傳以及賈馬鄭諸大儒親見古文者其所傳述何以絕不涉伏生所傳之外也

尚書讀記一卷 編脩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字懷庭號伊嵩昌樂人乾隆丙戌進士官吏部考功司額外主事是編爲灘縣韓夢周所刊凡七十六條循觀亦不信古文其解金縢我之弗辟爲弗辟攝政之嫌康誥首四十八字非錯簡及費誓伯禽征徐戎爲周公在時事竝根據史記爲說蓋司馬遷受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其所引證足爲根據也其他則多循文生義之說蓋本其讀書之時偶記簡端循觀沒後夢周錄爲此帙初非著成之書故所解止此耳

尚書私學四卷 編脩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江昱撰昱字賓谷號松泉甘泉人貢生是書大旨謂古文尚書論政論學莫不廣大精深非聖人不能道故其說多據理以斷然亦有偶然標識無

關大義者如謂寧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若蹈虎尾涉於春冰皆晉人危語之祖云云殆非詁經之體又如稱刑金氣也苗爲暴虐淫過之刑殺戮無辜金氣盛極故惡臭薰蒸變而爲腥腥於五臭爲金云云亦過於求深也

尚書注解纂要六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蓮撰蓮字余嘉江都人是書融會蔡沈集傳之義每節之下先標指意而各隨文句詮釋之無所考證

尚書剩義四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璘撰璘有周易剩義已著錄是書分條疏解大旨爲制義而作與所註周易體例相同

附錄

別本尚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之騄編之騄號晴川仁和人雍正開官慶元縣教諭伏生尚書大傳久無刻本外間傳寫殘帙譌缺顛倒殆不可讀元和惠棟號爲博洽脩明堂大道錄時亦未見其原本僅從他書輾轉援引故

之騶蒐採補綴仍勒為三卷其不注出典者殘缺之原文其注某書引者之騶所增入也殘章斷句頗賴以存近時宋本復出揚州已有雕版此本原可不存然之騶於舊帙未出之前鉤稽參考閱歲月而成是編其好古之勤亦不可沒故仍附存其目焉

右書類七十八部四百三十卷內十部無卷數附錄一部四卷皆附存目

案尚書文句古奧訓釋為艱故宋元以前注

是經者差少歷年久遠傳本彌稀凡有遺編率皆採錄惟薛季宣之古王柏賀成大胡一中之改經特黜而存目一以杜好奇之漸一以杜變亂古經之漸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

番禺徐　曜初校
南海潘繼李覆校